

從豪傑到裁縫：

# 奇人修廣翰

吳崇蘭

## 「友情王國」第二部

### 京滬時裝飲譽中外

我為什麼稱修廣翰為奇人？

世人都以成敗論英雄，數千年來，深植於國人心中的士大夫觀念，潛意識中更常以職業來定人的尊卑。今人則並以收入的多少作評人的高下。我則認為成敗固可以論英雄，職業亦可以定尊卑，收入也可以評高下，但它却不是一個鐵則。這就是為什麼我稱修廣翰為奇人的原因。

總有十多年以上了吧！有一次，在華府雙橡園慶祝雙十國慶酒會上，有位朋友給我介紹了修廣翰。他，方臉，面貌端正，個子不高不矮，可稱中等，聲音響亮，穿一套灰色西服，瀟灑自如。當時我們點個頭，打個招呼，就在人潮中分手了。

在數千人的酒會中相識的人，往往在分手時即成為永遠的告別，但是對修廣翰先生來說，我們雖是初識，我却早聽到過他的名字。他在台灣以做裁縫出名，他從一個竹棚子起始開業，然後

成為台北市西門町鬧區的京滬時裝店，不久又開設京滬旗袍洋裁補習班。並先後在台北國立師範大學家政系及實踐家政專科學校教授旗袍及洋裁，他經手做的女人旗袍，首屈一指，凡達官貴人，富商巨賈的太太，要想做出色的旗袍，都是去找他的店鋪指名要修廣翰做。由於他做，裁，教，都是出了名，歷屆的中國小姐、電影明星、歌星、舞女……等講究穿著的女人的旗袍無不在他那兒做，而大家亦尊稱他為修師傅或修老師而不名。

由於我一向貧寒，又稱簡樸，所以在國內的時候，與修廣翰先生不但無緣相識，亦且因孤陋寡聞，隔行隔山，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知道他的名字，是到了美國，定居華府以後。華府的中國人不少。在酒會、宴會相聚之時，太太們在一起，就會談論彼此的衣飾，自然而然就提起了修廣翰的名字，提的次數多了，我就記住了這個名字。

大概穿著考究一點的太太們，她們都認識修

廣翰，而一年一度的雙十酒會，不知有多少太太們請他趕工做衣服參加。穿著他做的旗袍，光鮮挺括，雍容華貴，真是不同凡響。只是我從那次酒會上認識修廣翰後，仍然沒有機會再見。而我所知道的修廣翰，也僅只是他是一個突出的裁縫師。

### 能屈能伸傳奇人物

我和修廣翰再見面時，已經隔了好幾個寒暑假。那次我們都是朋友楊君的座上客。我發現修廣翰是一個很健談的人。他謙虛，但詞鋒犀利，他縱論古今，又略提他的身世。當我知道他由一個書生從政轉業為手藝裁縫師時，我禁不住油然而起敬。

世界上有各型各類的人。但不論那一類型的人，總不外乎三等。

一等是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人，他們只做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事。負責普通通平平凡凡的責任。真正有大事要做時，他們根本提不起，也負

不了責任。

另一等人，他們有學識，有能力，凡事能够提得起，但是他們雖然能够提得起，却不能够放得下。一旦要他們放下時，就像抽筋斷骨那樣使他們痛苦。他們看不開，也不甘心，不是消極，就是怨懟。

還有一等人，他們提得起，也放得下。

一個有能力提得起的人，要能够平平靜靜，甘甘心的放得下，不知要歷經多少磨鍊，不知要有多深的素養，才能做得到。而放下以後，在

八十歲學吹鼓手的情況下，仍能出類拔萃，那就真是了不起了。而修廣翰的情形，正就是這樣。我起心想爲修廣翰寫個傳，就從那時開始。

「那天請修廣翰來吃頓飯，聽聽他的故事。」

「這句話不知說了多少遍，也延宕了不知多久。吃頓飯，似乎也並不容易，每個週末，我的時間都花在孫子身上，偶爾有空，想想，請吃飯，得有幾位陪客，燒飯，做菜，吃飯，剩下來說故事的時間也就不多。聽故事的精神也不够，這麼一想，請吃飯的事更是無限期的擱置下來。加上我手頭也在忙着寫別的東西。」

就這樣又是拖了個幾年。

「何必一定要吃飯呢？」

只要修廣翰願意，每天吃過晚飯，我到他家，或他到我家，隨便談談，不就直接了當簡單多了嗎？「終於有一天，我想通了，我鼓起勇氣，打了一個電話給修廣翰，他聽了我的主意，欣然同意，而且他願意自己駕車到我家來錄音。」

整整兩個禮拜，我們工畢返家，草草吃過晚餐，就在客廳裏坐着聽修廣翰回憶他的一生際遇。那些慘絕人寰的遭遇

所造成的傳奇中的傳奇，高潮中的高潮，比我原來想像中的更精采。而這位歷盡滄桑艱辛的傷心人，在述說那些時過境遷的陳年往事時，說到那痛楚傷心處，他雖故意朗聲地打着哈哈，希望能够保持男兒有淚不輕彈的記錄，却仍禁不住淚淚縱橫。而坐在一邊聽故事的我們，又怎能不黯然神傷？

這是一個血與淚交織成的故事，裏面有兒女之孝，父母之愛，夫妻之情，朋友之義，人性之善與惡，以及令人肅然起敬的忍辱負重的革命思想，愛國情操，和創業精神。它不只是個人的生命史，也是歷史演變，時代交替的現象史。我高與我做得沒有太遲。我高興與我開始了一件有意義的工作。

## 遠祖逃荒出關謀生

修廣翰，字墨齋，號逢南，東北遼寧人。辛亥年（民國前一年）三月二日出生。今年整整的六十九歲。若依中國人計算年齡的方法來計算，他已經是七十歲的人了。可是他健步如飛，聲若洪鐘，精神充沛，看起來只像五十多歲的人。他短小精幹，是一個很堅強的人，他自己說：他出生於辛亥革命這一年，天生就是一個革命性的人。事實上，從他可以稽考的祖先的種種事蹟來看，他那種不屈不撓，反抗強權的性格，原是來自祖傳。

修家這一姓，是少數姓之一。姓修的多原住山東萊陽縣的修家莊。後來因爲山東鬧飢荒，修姓的人隨飢民逃荒，才分散到其他各省。像前



修廣翰與夫人趙中園結婚五十週年攝於美京華盛頓。

灣鐵路局副局長修成是河北人，但他與遼寧的修廣翰，都是同一個家族。修家一支在遼寧落腳，到修廣翰這一代，只不過五代。所以他家在遼寧的家史很短，也很清楚。

修家在遼寧第一代的創業者，是修廣翰的太曾祖母在山東開闢荒時，帶着她十六歲的兒子修文慶，和她抱養的十六歲童養媳修邱氏，一個挑一担籬筐，行行歇歇，一直到了遼寧省撫順縣的官山村，才落戶。



民國六十八年春節修廣翰夫婦與女公子外孫外孫女在華府寓所合影。

官山村在官山之旁。官山就是這個村子附近的大山，山上所出產的木材，專門燒成炭，供應皇家使用。這一帶沒有私人的土地。一切都歸黃帶子管理。當時滿清政府將滿人戶口分為八旗。凡當兵的，幹部、皇族，都在八旗之內，黃帶子是八旗中的皇親國戚。官山村約有兩百多戶，百分之八十都是黃帶子。清律規定旗民才能置產，老百姓稱民人。民人不許置產，只能置三園：即

墳園、菜園、房園。墳園是人死之後的葬身之地。房園是人活着時居住之地。菜園是工作生產之地。所以這些黃帶子都是特權階級，平時作威作福，魚肉老百姓，老百姓個個都是敢怒而不敢言。黃帶子即使殺了人，也不入獄，只是住高牆之屋，而且還可以和太太兒女一起住，官家還管糧食。其權力之大，真是一手遮天。

黃帶子中，有一個人姓肇，名清邦，是滿清皇帝的遠親。他是官山村的一個惡霸，無惡不作。修廣翰的太曾祖母修邱氏帶着十六歲的兒子修文慶和童養媳小修邱氏來到官山村落戶，最先卻是在肇清邦家幫着種田。他們每日起早落黑的工作，却連起碼的生活都難維持。東北人都是吃高粱米，他們沒有資格吃高粱米，只能吃破拉子。所謂破拉子，即是以高粱連皮磨成粉所做的湯糊食物。即使吃破拉子，也不能飽餐。一年工作下來，連一件棉襖也沒有辦法得到。肇清邦之剝削勞力，一至於此。

修文慶長大結婚，生了兩個兒子，長子修保，即修廣翰的祖父，次子修財，是修廣翰的叔祖父。他們一家省吃儉用，又幫別人做工，終於在二十年後，有了一點積蓄，就在官山的十八趟大溝中的一個叫鏟刀彎的溝中，買了一個房園。其時修保才只七歲。鏟刀彎這一溝，形勢有如一把鏟刀，修家的房子在鏟刀的把子上。肇清邦家則在鏟刀的彎子上。

## 地方豪強訛詐欺凌

修文慶是種田出身，沒有讀過書，目不識丁，可是在那個時候，花用成吊的錢，都是由錢莊出錢票，在錢票上面寫明多少吊錢，修文慶既不識字，當他為人做工，或賣柴所得的收入，他也不知道數目是否正確無誤，他就得求人幫他看。那個小村莊上，他去求誰來幫他看呢？他只有求他的老東家肇清邦代他看。肇清邦看過他的錢票，就知道修文慶積了多少錢，隔不多時，就借故來向修文慶借錢。修文慶辛苦所賺來的錢，怎肯隨便出借呢！當然就回答他說沒有錢借。

「你怎麼說沒有錢？×月×天你有一張錢票，×月×日你又×吊錢的錢票……你幾天工夫，就用完啦？」肇清邦把他的錢如數家珍般報出來。於是他不得不將他放在一個罐子裏的錢拿出來借給肇清邦，而那錢，從此一去不返。他上了幾次當，吃了幾次虧，從此再也不敢將錢票去請教肇清邦。只好糊糊塗塗的將賺來的錢存放在罐子裏。他為此發誓，一定要他的兒子能認識錢票上的字，再不要爲了請別人幫忙，使銀錢露白，而吃暗虧。

「只要兒子能認識錢票，我就心滿意足。」他常常說。

所以修廣翰的祖父修保，就因此念了兩個月書，認識一、二、三……等數字，以及錢票上的簡單文字。從此有關銀錢上的數字，不必再求他人。

修家自修文慶加上他的兒子修保，修財，一家三個壯丁，同心協力，吃苦耐勞，辛勤工作，再加上婦女的辛勤持家，家庭亦就漸入佳境，開始租地主的田地來耕作，修保十八、九歲時，修家已有兩匹騾子。這兩匹騾子，是種田拉車的主要勞力，也是修家全家的整個財產，所以對騾子愛護備至，冬天的時候，人可以挨凍，絕不讓騾子挨凍。一切都是騾子第一。因為沒有騾子，就不能種田，全家就得挨餓了。

## 騾子與狗大惹麻煩

有一天，修保正在田間扶犁耕地，忽然來了兩個人，不由分說，就將修保打倒在田裏，並且用繩子將他綁在犁上。又從犁上卸下兩騾，跳上騾背，將騾騎走了。

騾子等於是修家的性命。修保見騾子被騎走，十分着急。他用力掙扎，許久才將繩子掙開，他看到那兩人騎着騾子向鏟刀彎裏邊走了，就哭喊着一路追過去，一直追到鏟刀彎口上的肇清邦家，他看到兩匹騾子被綁在肇清邦家的院子裏，他就去找肇清邦理論。

「這兩匹騾子是我家的，剛剛有兩個人強搶了來，我要牽回去。」他滿身傷痕，哭哭啼啼的說。

「不行。這是我方才花錢買的。」肇清邦強

詞奪理的說道：

「這是賊贓。你這是犯法的。」

「賊贓？騾子身上又沒有刻字，我怎知它是賊贓？你要騾子，拿錢來贖。否則休想動牠們一根汗毛。」……

才十八、九歲的修保，被肇清邦一嚇唬，只好哭哭啼啼的回家告訴他父親修文慶，大家一起商量對策。修文慶深知肇清邦的貪婪惡毒，心狠手辣，知道爭既無益，求亦無用，只好央鄰居龐大牙狗——肇清邦的親戚去說項，最後掏空全家的積蓄，將兩隻騾子贖了回來。

肇清邦在當地的霸道橫蠻，衆所周知，凡此種欺壓良民的事，不勝枚舉，這種種冤抑，大家雖忍氣吞聲，却恨在心裏。

騾子之事不久，又發生了一件大事，幾乎使修家傾家蕩產。

原來肇清邦有一個妹妹，得了肺癆，有次回娘家，順便來探看親戚龐大牙狗。龐大牙狗與修家為緊鄰，修家養有一狗，看到陌生人前來，立刻吠叫前撲，雖經喝止，已經將肇清邦的妹妹撲倒，撕破了衣裳。這一來，修家闖了大禍，曾祖父修文慶，帶領全家大小，到肇清邦家給肇清邦叩頭賠罪。當時肇清邦即藉此敲詐，要修家賠一條牛。修家只好傾其所有，湊合着錢去買牛賠給肇清邦。

這事原已結束。誰知一年以後，肇清邦的妹妹因肺癆去世，肇清邦即舊事重提，說他妹妹之死，是被狗嚇死的。即到縣裏去告狀，縣官也是黃帶子，官官相護，自然是一鼻孔出氣，立即將

曾祖修文慶捉到縣裏不問青紅皂白即打板子。打完板子，即問願意和解還是判罪？忠厚樸實的老百姓，幾曾見過官？見了官那一頓板子，已嚇得屁滾尿流，那裏還敢接受審判！只好選擇和解。和解的結果是：將那隻闖禍的狗殺了，並把家中的牛、羊，及全部生財拿出來賠償了事。

## 甲午之戰亂民肇禍

許許多多的積怨，使修家的老老小小氣憤萬分。心中存着報復的念頭。甲午中日之戰，中國吃了敗仗，敗軍自平壤退到東北，過鴨綠江，在安東之北，鳳城西北的撫順，首當其衝。敗兵殘勇，打仗不能，在老百姓面前，却似毒蛇猛獸，姦淫擄掠，放火燒殺，無所不為。這時候縣政府的官員全都跑了，羣龍無首，老百姓簡直無法安居生活，官山的地保官就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決定官山十八寨大溝組織一個自衛隊，家家戶戶，出錢的出錢，出人的出人，家裏藏的火砲洋槍都拿出來應用。當時因為時局紛亂，富戶、壯丁，逃的逃了，走的走了，躲的躲了。人口短少，地保官就派修保為鏟刀彎的地保。這一帶地方的秩序治安，全由他來負責管理。——所謂的管理，並非真讓他來管。只是叫他注意逃兵散勇，如果有逃兵散勇入村，立刻報告本部。由本部帶人去圍剿。免得這些帶槍的逃兵危害村莊。

修保當了地保，職責在身，隨時隨地都要注意有無逃兵進村，有一天，他看見一個帶着洋槍，騎着馬的人，進了肇清邦家。修保跟到肇清邦家，只見院子裏拴着那匹馬，馬鞍尚未卸下，人

已經不見了。由於肇清邦的權威，他不敢往裏邊看，也不敢去問究竟。但是他相信剛剛進去的那人一定是逃兵。他心裏想：肇清邦，肇清邦，你的胆子真大，你平日作威作福壓迫我們，今天你還敢收容逃兵，簡直無法無天。我今天就要給點顏色你看看。……

修保立即跑到官山總部報告，總部就派了二十多個拿火槍的人來，商議等晚上行動。因為肇清邦是黃帶子，捉賊捉贓，要是捉不出人來，他決不肯背認罪罷休，晚上去包圍他家，把逃兵捉出來，他就無話可說。是怕窩藏逃兵的肇清邦得到消息先動手，就必定會引起激鬥，必然會有所死傷，爲了謹慎起見，決議派一個人去山邊頭站着，居高臨下監視肇清邦家的行動，可以一目了然。如屋中有什麼動靜，立刻放槍爲號，圍屋的人就一起行動打進屋裏去。派去監視的人，叫王四麻子，他是山東人，一個單身流浪漢，平日亦常受肇清邦的壓詐欺凌。懷恨在心，他這時當了自衛隊隊員，也只是混飯吃。他去後山監視，前門就由修保叫門。問肇清邦是否窩藏了逃兵？如果窩藏了逃兵，請他立即交出來，由修保帶到總部去。他若乖乖的交出人來，大家就好來好散，帶了人走。

東北有頭有臉人家的房子，圍牆都很高，七、八尺的牆，牆上還有碎玻璃，四面有碉堡，可以防土匪。那晚，月亮很圓很亮，自衛隊員都爬在房屋四周的地上躲着等候，修保去叫門，肇清邦就出來，隔着大門問：

「什麼人？」

「我是修保。」

「幹什麼晚上來？」

「有人看見有逃兵上你家來。」

「簡直混蛋，我家那有逃兵？」

……

兩個人一問一答還沒有把事情弄清楚，那山頭監視的王四麻子存心報復，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碰的放了一槍，那些自衛隊員聽到山頭槍響，以爲裏邊已經動手，大家就放槍，並用車載着草茅來燒大門，修保正在跟肇清邦講話，見忽然放槍，立刻大聲喊：

「別打呀！別打呀！我們還在講話，事情還沒有弄清楚呀……」但是，在混亂中，誰也聽不到他，即使聽到，誰也不聽他。亂槍中，肇清邦就被打死在院子中了，而修保也被亂槍打中左肩倒地不起，這些人見修保被打倒了，更認爲裏面已經有人動手，否則修保怎會被打倒？於是大家衝進去，也是平日肇清邦待人太惡，這時候這些人就乘機報復，大家見人就殺。肇清邦的五個兒子最大的才十四歲，最小的才五歲，都自後窗跳出去，跑到後邊草地躲起來，肇清邦的大女兒十八歲，逃出來後，也不知是誰將她在草地強姦了，那時候的大姑娘，貞操就是生命，看得比什麼都重，他家又是黃帶子，有身份有地位的，在家裏一向嬌生慣養，一旦發生這樣的事，羞憤交加，就一頭向大車的鐵輪撞去，腦漿迸裂而死。

肇清邦和他女兒之死，已經是惹了大禍。等到修保受傷昏迷，被抬到官山去醫治，這些年輕人更沒有了約束，把肇清邦家的牛羊馬豬全趕走了，臨了還把他的房子一把火燒了。這些後果，受傷的修保根本不知道。到了第二天早上，才知道肇清邦一家房子燒了，人也死了，家破人亡，一片淒涼。而最後，事情也弄清楚了：原來那個騎馬帶槍的人，是肇清邦的姑爺，是東鏢刀彎的人，姓唐，他來看他的岳父，造成了誤會，鑄成大錯。在外面的人打槍時，這位姑爺以爲是土匪來搶劫，就躲到屋角的柴房裏去了，外面的人放火燒屋時，被活活燒死在柴房裏面。

修保在床上躺了一個多月，槍傷才痊癒。知道了事情的端末，也覺無可奈何，只好一個人挺着。

### 紹興師爺同情孝子

狐死兔悲，物傷其類。肇清邦之死，激怒了附近所有的黃帶子。認爲爲民人造反，竟敢殺黃帶子，這還了得？不還他們一點厲害看看，黃帶子的威信何在？就組織了一隊人，約摸有三十多人的樣子，大家拿着火砲，到鏢刀彎來報復：見人就殺，見房就燒。見雞犬牛羊就帶走。鏢刀彎的人殺的殺了，跑的跑了。修保家的房子也被燒去了。

半年之後，中日談和，縣政府的人又回來了。人民的生活也安定了。肇清邦一案，肇家沒有人出來說話，因爲肇清邦家雖死了好多人，房子也被燒了，但是那些黃帶子不也殺人放火報了仇，但是肇清邦的姑爺家却來告狀了。姑爺的叔叔是縣裏的承審員，就等於現在的法官。自己寫狀



子，自己審判，還有什麼可說的？修保便被認為是事件的主犯：殺人、放火、強姦、擄掠……全變成他一人所為，一切罪名俱全，雖有證人，證明他一開始就受傷昏迷，根本不知道所發生的事，但承審員都忽而不問，將修保披枷帶鎖，押到大牢裏，判了死刑。雖然許可他上訴，但他上訴到藩陽，官官相護，還是維持原判。修保在大牢裏押了一年，起解到藩陽。其時修保三十五歲，長子修成文，即修廣翰之父，才十七歲，次子修成斌十歲，幼兒修成義才一歲，曾祖父母修文慶及邱氏俱已去世。家既無錢，又無成年男丁。修保之妻李氏，對修成文說道：「你父親被關在牢裏，判了死刑，你現在是家中最大的男丁，你就是家長了。你父親的事是冤枉的，你應當去捨命救他，在家哭哭啼啼等候秋決，讓他們來砍你父親的頭，於事無補。」

修成文道：「母親說的話很對，我活著，一定要為父親去伸冤。」

那時候，正是趙爾巽當東三省總督，他是有名的清官，修成文決定到城裏去看看，碰碰運氣。家中一貧如洗，也籌不出旅費，藩陽距離撫順有九十里路程，他便帶些乾糧，徒步走到藩陽，在南門外的一個小店住下。天黑了，他一個人坐在店裏，一籌莫展，愈想愈淒涼，愈想愈慘切，禁不住放聲大哭。

說起來，這像一個傳奇故事。天地間就有那麼湊巧的事情。當修成文在小店大哭的時候，引起了街頭近鄰的一位老先生的注意。這位老先生姓吳，是個專為人寫狀子的刀筆。他就前來打聽，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哭得這麼傷心？

「這個小孩兒，到這兒來，不吃也不喝，只是哭。」店裏的人代他回答了那姓吳的。

姓吳的一再打聽，修成文就把整個事情，原委告訴他。

「啊，你這官司可難打了，事情是有理說不清，對方的勢力又這麼強大，你一個貧苦的老百姓，怎麼敵得過？不過，你要是有勇氣喊冤，我可以幫你的忙。」

修成文一聽這個老人能幫他的忙，無異在汪洋中攀到了一根木頭，立刻停止哭泣，問那老頭兒：「你是做什麼的？能够用什麼法子幫我的忙呢？」

店老板就告訴修成文，說他是一位狀師。修成文一聽說他是狀師，立刻向他跪下說道：「我是來救我父親的。你能够幫忙救我的父親，就等於是我的父親。我現在就跟你叩頭，認你做父親。你活著的時候，我能侍候你，就侍候你。你將來老了，我就給你披麻戴孝做孝子。」

### 攔路喊冤備受拷打

那老頭兒見修成文很不錯，心裏也很喜歡他，就說道：「那很好。你現在身上也沒有什麼錢，你就住到我那兒去，每天給我燒燒飯，洗洗衣，我供給你食宿，等到初一、十五，趙爾巽都要去文武廟拜廟，你就可以攔路喊冤。不過攔路喊冤要受很重的刑罰，不知你怕不怕？」

修成文道：「我怕什麼？我的命都交出去了，還怕什麼？你只要告訴我怎麼做就好，我就可

以依照你告訴我的去做。」

那吳老頭道：「我給你寫一張狀子，等到趙爾巽拜廟出巡時，你將它頂在頭上，我告訴你喊的時候，你就一個箭步跑到馬路中間跪下高聲喊：大老爺，冤哪！只要趙爾巽看到那狀子，你父親的事就可以翻案。只是你絕不可以說這是我教你的。否則不但無用，還要連累我。」

「當然，我自己的父親還沒有救出來，我怎能再害死一個父親？我寧死也不會連累你，你放心好了。」

修成文記住了吳老頭的話，等到趙爾巽拜廟出巡的那天，鳴鑼開道，他看到一隊一隊的隊伍過去，心中好生焦急緊張，生怕錯過了機會，等到看見趙爾巽的轎子來了，等不及吳老頭的指揮，就衝到馬路中間大喊「冤哪」，結果他跪早了，轎子還沒到跟前，就被拿長桿子的衛隊將他自雙腳間一挑一摔，摔出兩、三丈遠，跌得他頭青臉腫，腿也摔壞了，等他爬起來時，轎子已過去了。結果是白吃了苦頭，一事未成，只好自認倒楣，再耐心等待。

又等了半個月，這一回，吳老頭叮嚀又叮嚀：「千萬急不得，一定要等我指示才能出去。這次我站在你背後，我推你的時候，你才能够跑出去。」

修成文答應了。吃過一次虧，再也不敢造次。在旁邊等着隊伍過去，等到轎子來了，吳老頭在他後背一推，他立刻跑到路中間高聲大喊：「大老爺，冤哪！」這時護轎的八個衛士，手中的皮鞭，就像雨點似的沒頭沒腦往修成文的身上抽

打，打得修成文皮破血流，遍體鱗傷。趙爾巽聽得劈力拍拉抽打和尖叫的聲音，就叫停轎，問有什麼事？下邊的人就回答：有人喊冤。趙爾巽就吩咐帶回去。下面的人應聲「是」，就把修成文的手和腳用繩子綁在一起，用槓桿像抬豬似的，將他抬了回去。

總督帶同喊冤的人，承審員立刻開庭。開庭之時，照例首先把喊冤的打四十大板，以示警戒。修成文在先已被打得滿臉傷痕，手脚都在流血，眼睛腫得睜不開。承審員在上面見是個未成年的孩子，就免了那四十大板，即問他來喊冤，有沒有人主使。修成文回答沒有。然後法官問他事情原委，他一五一十的說了。承審員聽了說：「你是一個很勇敢的孩子，我一定給你查辦。」然後問了姓名、住址，就把他放了。他全身創傷，行動艱難，回到吳老頭處，洗衣，煮飯，都只能跪着走路。

不久，總督府下令修保殺人案重新開審。下面的承審員及官吏都發了慌。不知怎麼一回事。於是又忙着重審，傳證人、原告、被告，經過重審之後，修保殺人案從死刑改為無期徒刑。

吳老頭當時問修成文：「你還有沒有胆子再去喊冤？如果你不怕受苦，還可以再去喊冤。因為你父親根本就是冤枉的。他已經身受槍傷，怎麼還會去殺人強姦？」

修成文朗聲答道：「我有胆子！我不怕受苦。請你再給我寫一個狀子。我再去喊冤，務必要把我父親救出來。」

第二次喊冤，刑罰更重了。喊冤的人，必須

要滾釘板。所謂滾釘板，就是將釘子釘在板子上，每隻釘子都釘出了頭，將喊冤的人綁在板子上抬回去。修成文躺在釘板上，被刺得體無完膚。承審員見到他，還認識他是兩個多月前喊冤的孩子，驚駭地問道：「怎麼又是你，事情不是重審解決了嗎？」

修成文道：「我父親根本就是無罪的。判他無期徒刑太不公平，我做兒子的怎能不捨命救他呢？」

承審員看到修成文遍體鱗傷的慘像，和他的勇敢、孝順，心中亦甚感動，就叫他先回去等候消息。同時又下令修保殺人案再重審。這個案子又重新再審，三個月以後，修保又由無期徒刑改判十五年，被送到瀋陽監獄定讞。修保在監獄裏行為良好，又學做醬油，十分勤懇，在獄中呆了刑期的三分之一，就假釋出獄，活到七十一歲才過世。等到後來修廣翰被日本人捉去關進監獄，修成文的一位朋友官山村富戶宋魁一嘆息着說道：「唉！成文兄的命太好了，小時候，爸爸進了監獄，弄得他死去活來，受了好多苦，現在老了，兒子又進了監獄，老天爺簡直沒有公道。」修廣翰一共坐了六年零四個月的日本監牢，比他祖父修保還多坐了一年零四個月。

山東人的個性，憨直爽快，寧折不彎，成仁取義，不顧生死。修家這一家人，正是山東人的典型。而修廣翰以後一生的遭遇，和所作所爲，更充分發揮了山東人性格的可愛的一面。

## 幼多災難命運前定

修廣翰的祖父修保，一共生了三個兒子，兩個女兒。長子修成文，即修廣翰的父親。僅能認識自己的名姓和錢票上的字。次子修成斌，更是目不識丁。只有最小的修成義讀了書。修成義的上學讀書，得力於他的姐夫曹金生。原來修保的兩個女兒，大的適蕭家，小的嫁曹家。姑爺曹金生，畢業瀋陽師範學校。算是個讀書種子，他當時力勸其岳父給修成義讀書。修家當時家境已經不錯，就叫修成義到奉天就讀奉天省立第四中學。該中學為四年制。四年卒業回家，即在離家五華里的一個廟中，將佛像移出，開辦了一個小學。修成文十六歲時即與郎氏成婚。郎氏比他大五歲。在北方的婚姻，都是女長於男，太太都比丈夫年紀大，爲的是好幫忙照顧家庭工作。郎氏是旗人，出身書香世家，婚後十年未曾生育，到三十一歲才生修廣翰的大哥修吉祥。又隔了兩年，修廣翰的二哥修廣玉出世。再二年，修廣翰才出世。因為修廣翰是第三個男孩，家中也就不把他看得怎樣稀奇了。

修廣翰出世時，家庭環境已稱得上是富農了。所有耕種的田地，四分之三都是自己的，只有四分之一是租地。不過生活仍然勤懇節儉，十分辛苦。每天雞叫頭遍即起床工作，家中賺了錢，都拿來買地，絕不浪費。一年只吃三次肉葷。如果多吃了，就認為不會過日子。

修廣翰從母胎出世，即多災多難，與死神結了不解之緣。他母親生他時，已是望四之年，加以平日不講究營養，所以孩子出生，母親卻沒有奶來餵孩子。只好用高粱米磨成粉，調成糊，凍

成塊，然後沾一點糖餵他，從小營養不良，人又頑皮，因此他的三病四痛也特別多。

三歲那年，正是炎炎夏日的季節，吃過午飯，家人都去午睡，修廣翰一個人在院子裏玩，院子裏放着一桶水，他在桶邊玩耍，見到桶裏映出來他的人影，以為桶裏也有一個人，竟像喝醉的李白要去水中撈月一樣，他也要去桶中撈那人影，撈着撈着，不小心一頭摔在桶裏，於是就像倒栽葱一樣，頭下腳上，在水桶上露兩隻腳，掙又掙不脫，喊亦喊不出。在這靜靜的夏天的午間，只要幾分鐘工夫，他就沒有救了。真是千鈞一髮，驚險萬狀。就在那個時候，忽然來了一位他父親的一位姓關的朋友，這個朋友是住在撫順城裏的，是一個木匠。撫順城離開他家有四十里路，那天他心血來潮，想去看他的老朋友，他揮着汗，冒着大太陽，趕到了修家。

「有人嗎……」喊聲未絕，觸目心驚的一幕就入了他的眼簾：「不好了，有小孩子淹在水桶裏了……快來人啊……」一聲驚呼，修家的人都從睡夢中醒來，把修廣翰從水桶中救出時，修廣翰已昏迷過去，鼻子中還滲出血來，大家七手八腳的救治，終於把修廣翰從死神手中搶出。這一件事，與修廣翰後來所經歷的入死出生的種種，常使他覺得一個人的命運，似乎冥冥中早就註定，生有地，死有處，人的死，活，幸福或受罪，有時不是自己能左右的。

## 皇姑屯案夜聞警兆

修廣翰七歲的時候，就與他哥哥一起到離家

五華里由廟宇改成的，他小叔修成義主持的小學讀書，晚上住在廟的廂房裏。讀了四年卒業，又到英雄堡子去讀高級小學，兩年畢業，復至奉天省立第二工科讀書，後又考入奉天省立師範專修科讀書，師範畢業，就到瀋陽市立第九小學當教師。這所小學原來的名字叫西塔小學。民國十七年五、六月時，修廣翰就曾為一個比他高三班的同學來這個小學代課。在代課期間，曾親眼目睹



修廣翰親眼所見張作霖專車被炸之時情景。

一件轟動歷史事件的導發經過。只是當時他不够機警，直到事件發生，才如大夢覺醒。

原來這所西塔小學，位在三孔橋附近。三孔橋在京奉鐵路的皇姑屯車站與奉天車站之間。三孔橋的兩孔走火車，一孔走馬車。張作霖坐的火車被炸，即在該處，而西塔小學教員宿舍的窗口，正對三孔橋。三孔橋車馬來往，看得一清二楚。修廣翰有一同學叫夏下文，比他高三班，他實習時，即在西塔小學，後來他因參加畢業考，就請修廣翰代課。代課的第四個禮拜，就發生了張作霖座車被炸之事。

那天晚上，是教員趙鏡岩輪值。修廣翰和另兩位教員張學道、尤慕韓及廚子周大師傅，因為地處偏僻，沒有什麼消遣，就在一起玩紙牌。一直玩到十二點多，差不多一點了，還不肯歇手。這時，忽然有人打門。打牌的四個人，以為警察來抓賭，立即熄燈，假裝睡覺。外面的人繼續打門，四十多歲的張學道即高聲問：「是誰？做什麼的？」

「橋上的。」對方回答。

「我們睡覺了。」

外面的人聽說他睡覺了，就走了。等到外面的人走了，值日的教員趙鏡岩，寫完值日報，即熄燈睡了。可是修廣翰等四個年輕人又繼續亮燈打牌。誰知外面的人見到宿舍裏又亮了燈，又去而復回，再來打門。值日的趙鏡岩打開門，只見兩個日本兵，一個是穿工裝的兵，另一個是穿軍裝的官，但未戴階級，手拿戰刀押着一個中國人，中國人用繩索綁着。



「對不起，現在國民革命軍到處有奸細，這個人說是你們學校打更的，你們認一認，他是不是你們學校用的人？」

西塔小學根本沒有打更的，當然無法認他。他們就又押着那個人走了。兩次打門以後，這幾個年輕人的牌興也沒有了，也就熄燈睡覺。

那些時日本時戒嚴，三孔橋上，晚間不時有馬燈晃動。過了兩個多禮拜，早晨四、五點鐘的樣子，大家正在睡覺，忽然像天崩地裂，修廣翰和其他的教員，都從床上震到地上，窗子也震開了，窗玻璃全打得粉碎。接着就聽得機槍掃射的聲音。經過二十分鐘的樣子，就聽到汽車的叫聲，人奔跑的聲音，修廣翰從窗子看過去，只見三孔橋那邊滿地都是銀洋，老百姓都去搶地上的銀洋。張作霖的車，一半已經開出來，後尾被三孔橋兩頭夾着，第三節車，到處都是鮮紅的血，還在一滴滴的滴血。一隊日本兵，自西塔小學穿過去，見人就用刺刀戳。在奉天車站接車的警務處長陳奉璋，用汽車載走了炸去胳膊的張作霖張大帥，天亮時，日本砲兵、馬隊、步兵，都進城維持治安。

## 張大帥扮演活死人

張作霖於火車被炸時即已死去，但為了恐怕日本乘勢佔領東北，顧問臧式毅發表消息云大帥因如廁，僥倖未曾受傷，只要休養幾天，即可復行視事。日本爲了探看究竟，即派芳澤謙吉去探病問安，東北的房子，爲了冷天長，需要保暖，窗子都很少，也很小。張作霖的房子，也不例外，

尤其爲了安全，窗子更是密封的時候多，因爲窗子又少又小，光線就很暗。張作霖的五姨太以服侍張大帥的姿態，用手伸入張大帥頸下，陪伴在床側。芳澤謙吉說：他代表日本天皇前來問候大帥。五姨太就在張大帥耳畔轉述芳澤謙吉的話，又撫起張大帥的頭，說：大帥受震，有輕微腦震盪，休息休息即可復原。芳澤謙吉見到張大帥頭動手動，大吃一驚，探聽虛實歸去，第二日，日本的「盛京時報」即刊出，張大帥與芳澤謙吉點首爲禮。這時在北京的張學良連夜化裝回來，佈置一切後，才公佈張作霖的兇耗，後來有人說死大帥嚇退日本兵，即是指此一事。而兩禮拜前，日本兵夜擾西塔小學，其實就是因爲他們在安

裝炸藥，見到西塔小學有燈光，以爲有人窺視，藉口抓到打更人，前來盤查。第一次盤查後，見燈火熄而復亮，疑心重重，經過第二次盤問，才放心離去。可惜修廣翰和那幾個教員，都沒有做

間諜偵探的經驗，否則，日本兵戒嚴，三孔橋夜間馬燈閃幌，日本人無故前來盤查，都是一條條的線索。不難理出頭緒。若能理出頭緒，則火車被炸的事不會發生，對日本來說，始終爲一心腹之患。

修廣翰在西塔小學代課，成績甚佳。所以他畢業後，改爲瀋陽市立第九小學的西塔小學校長修冠英，就請他來校繼續教書。奉票六十五元一月，合大洋不到二十元。他在第九小學教了一年書。他有一位年齡比他大四、五歲的同學吳玉忱，畢業後到遼陽高中去教書，遼陽高中有高級中學，初級中學和師範三部門，學生有上千人，簡稱東師範。吳玉忱介紹修廣翰去教書，修即辭去小學教職，教了一年半，正好逢九一八事變，學校停課，到翌年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一日，宣統偽滿洲國成立，學校才又開學，修廣翰又同校教書。

(未完待續)

中外袖珍叢書

# 姑妄言之

何敏著 牛哥插圖  
定價 叁拾伍元

要目計有錦上添花、啼笑皆非、鑽牛角尖、附庸風雅……等一百篇幽默諷刺文章，內容風趣，筆調輕鬆，藉一連串滑稽故事反映社會畸形怪象，笑而不諱，亦莊亦諧，富有教育意義與人生哲理，發人深省。是遣興佳作，是旅途良伴。效由中外圖書出版社添輯名漫畫家牛哥插圖多幅，篇首爲張維翰、王世昭等名家題贈詩句全書二百三十餘頁，四十開本，穿綫平裝，每本新台幣卅五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